

## 第八十五章 一路銀江收禮忙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不知道影子許了範閑什麼，讓他接受了那次“意外”事件的補償，第二天就高高興興地出了沙州城。當天，下了一場寒冷的冬雨，淒冷淒迷，仿佛是變魔術一般，潛行江南的範提司一行人，就這般消失在了沙州城外並不高大的丘陵冬林中。

當夜，有幾位穿著全身雨褸的官員，在夜色之中入了沙湖，在江南水師碼頭登上了那艘京都大船，戒備做的森嚴，就連水師負責接待工作的將領們，都沒有看清那些人的真實面目。

此時在大船上負責一切事務的蘇文茂，看著冒雨登船的同僚，詫異問道：“你們都過來了，大人怎麼辦？啟年小組總得留幾個人吧？”

一官員苦臉說道：“大人說演戲總得演真切些，將啟年小組的人都留在船上，咱們又遮著臉回來，水師的人才會相信大人是在船上，這消息放出去，總能騙幾個人。”

蘇文茂瞠目結舌：“大人這是玩起勁兒了，如今都已經在沙州現了蹤跡，還藏個...”他生生將那個瞞字兒咽了下去，咳了兩聲後說道：“也成，明天就起船，趕緊入江南路。”

“三月初三。”那位啟年小組的官員嚴肅說道：“三月初三船到蘇州，大人就給了這個日期。”

蘇文茂急了：“什麼船能走這麼慢？”他站起身來一揮手，惱火說道：“不管江上怎麼走，總之這沙湖我是呆不下去了，明天必須離港。”

那名官員皺眉問道：“大人，怎麼了？”

蘇文茂麵現愁容，說道：“入了江南水師的大營...提司大人和三皇子卻始終不肯下船。你說水師裏的大小將領們，誰心裏不是在犯嘀咕？這兩天，不知道有多少守備、統領，天天找著由頭往船上跑，誰都曉得他們是想找機會巴結一下兩位貴人。可大人不在船上，我哪裏敢讓他們上來？”

他越說越是惱火，想來是這兩天在船上擋人擋的快上火：“...如今這些層級的官員，我還能擋得住。可聽說水師地提督大人明天午後就要趕過來，人可是從一品的超級大員，就算提司大人在這裏，也得乖乖地行禮，便是三皇子也不好拿派。這可怎麼擋？”

與他對話的那名官員也是一驚，水師提督的身份可不比那些蝦米官，等那位大人一來，這謊自然就穿了，就算提督大人拿範提司和三皇子沒輒。頂多上個密奏，向皇上表示一下自己被戲弄的怒氣，可自己這些人就得當出氣筒！

“走，明天一早趕緊走！”

留守船上地啟年小組馬上達成了非常堅固的共識，開始讓艙下的水師校官們準備啟航的事宜，同時通知船上留著地那名虎衛以及三位六處劍手。

“大人說了。杭州那個會他另派了人去看，您就不用去了。”那名官員望著蘇文茂說道，接著好奇問道：“這兩天...估摸著水師裏的應該送了不少禮。”

蘇文茂朝後麵努努嘴：“都在後麵放著，掌兵的真有錢，果然不愧是為水匪們保駕護航的能人。”

那官員忽然靈機一動。說道：“先前不是在愁怎麼把時間拖到三月初三？屬下有一計，不若...”

他附在蘇文茂耳邊如此這般地說了一番。

“好主意！提司大人可不介意這種小事。咱們不許收朝官銀子，但代他老人家收銀子可沒錯。”蘇文茂高興之餘，想到件事情，叮囑道：“對了，將後廂房的那箱銀子看好。提司大人下了死命令，如今再也不準任何人挨到那箱子。”

那名官員應了聲，心裏卻嘀咕著，雖說那箱子裏裝著幾萬兩巨銀，但提司大人家裏這麼有錢，值得當傳家寶一般

盯著？

第二日一清早，沙湖上地霧氣剛剛散去，那艘八成新的京都大船，便在江南水師將領們“依依不捨”的目光中，緩緩駛離了碼頭，穿水道，出沙湖，慢悠悠、快活無比地進入了大江的水域。

看著大船消失在湖口，三艘護責護衛的水師船舶也跟著出去，岸上地江南水師將官們齊齊鬆了一口氣，終於將那兩個挨不得、碰不得的瘟神爺送走了，一想到這些天送的禮似乎打了水漂，又感覺有些肉痛。風

至於皇子與提司乘坐的大船，在水師防區之內遇上賊患一事當然需要有替罪羊，眾將投向沈守備的眼神都有些可憐，但此時也無人領頭做這件事情，一切還要等提督大人下午歸營再說。

其實...蘇文茂猜錯了，江南水師的將領們也一直等到第二天才等到提督大人。

那位江南首屈一指地軍方實權人物，江南水師提督施大人，根本不著急來，隻著急不要來的太快。

這位施提督官居從一品，而且乃是京都老秦家的門生故舊，自然不會怎麼懼怕範閑，但這位老兵油子也清楚，若自己真的趕到水寨與範閑見面，衝著三皇子和那個流言，自己總歸也要放低身段說說些話對一個嘴上毛沒長齊，一個鳥上根本沒長毛的小孩子拍馬屁，自己這張老臉怎麼攔！

所以老施一麵派人傳訊，說自己正在某處公辦，正在快馬加鞭來請三皇子安，一麵卻是摟著自己最疼地粉頭，坐在馬車上晃悠悠地往水師這邊走，隻恨路途太短亞...

最後，施提督終於打成功了時間差，他到的時候，那艘船已如黃鶴去也。

話說另一邊，蘇文茂意氣風發地坐著大船沿江而下，貫徹了範提司地指示，接納了手下那名官員的建議，一路上見州停州，見港泊港，也不理會碼頭破爛。或江邊隻是個住著幾千人的小縣城，反正是走走停停，一天一泊，好不折騰。

這艘船走的怪異，卻是將整個江南路的官場都擾地亂的起來！

如今誰都知道。監察院的範提司和三皇子有可能是在那艘京都來船中，既然如此，但凡這艘船停泊所在，當地的官員都要前去請安才是。又要備上好酒席，手頭也不少了禮物，當此關頭，誰敢大意？

上遊的州縣送了翡翠，下遊地州縣怎麼也不能比下去了。至少也得來一袋貓眼兒不是？咱州裏窮？山參能刨幾根吧？咱縣裏沒錢？出名的鬆針柏木金黃臘肉也得提幾條，萬一船上那兩

位大人物吃慣了山珍海味，就喜歡咱們有鄉土氣息的事物呢？

什麼？城裏沒什麼出產？趕緊派工...去為大人拉船！

一月多的時間，沿江地眾官員雖是一直沒有見著高高在上的天潢貴胄，但是巴結討好的力氣卻是使勁兒的在下。

大船一路南下，遇州縣而停。就算地方再小也不錯過，江南官員們在為有這難得的送禮機會而高興地同時，心中也不免腹誹，範提司和三皇子...的胃口也太好了！連那些沒什麼出產的窮縣都不放過！

“不懂了吧？蚊子再小也是肉。”蘇州城內某府內一位師爺眯眼說道：“看來這位範大人，還真是繼承了尚書大人的風格，帳算的極細啊。”

另一位師爺搖頭歎息道：“官聲！官聲！如今這些年輕地貴人們。竟是連臉麵功夫也不屑做了！”接著忽然鄙夷說道：“再說那位小範大人可不是老範大人的...”

“住嘴！這等事也敢議論！不等監察院劄你，本官也要生絞了你！”

坐在正中間的那位肅容大官大聲怒斥，待平伏心情後，他舉起茶杯喝了一口，說道：“不要背後言人是非。隻要肯收銀子就好，這江南什麼都缺。就是不缺銀子。”

官員閉眼沉吟少許，略帶憂慮說道：“就怕隻是那位提司大人放的煙霧，誰知道呢？再說，有誰知道他究竟還在不在那艘船上？聽南下的那位先生說，範大人的車隊還在往澹州走，一路上可也沒少收銀子。”

中原官道上，那隊人數最多地隊伍，正在“假範閑”的帶領下，載著一應下人護衛和慶餘堂的掌櫃們往澹州走。

大江之上，蘇文茂駕著大船，不亦樂乎地進行著鍍金之旅，卻不知道日後會被範閑罵的狗血淋頭。

幾個消息一混雜，結果弄得江南官員們都糊塗了，不知道那位範提司究竟在哪裏，有些聰明人就算猜到範閑可能另有行程，卻也無法捉住絲毫有用的信息，監察院二處地人們正在江南掩護範閑一行人的真正行蹤

二月初地天氣，春未至，冬未去，寒意霸道地占據了大江兩岸的田野道路，拒絕任何一絲春意的到來。不過江南一帶靠海近，總比別的地方要稍微溫暖些，所以這些天已經沒有雪了，但是官道上被翻出來的泥痕被數月的冬風吹的幹硬無比，讓行走在上麵的車隊上下顛動，車中的人們有些苦不堪言。

範閑吃不得這苦，掀開窗簾喊停了車隊，跳出車外騎馬而行，這才稍微舒服了些。他伸了個懶腰，呼息著撲麵而來的微寒之風，看著官道兩側的水溝，眼睛不由眯了起來。隻見負責灌溉的溝渠裏，早就沒了水，幹涸一片，如果說是冬天水枯的關係，倒也罷了，問題是溝裏還長著一人多高的荒草，煙煙蔓蔓地順著溝渠往前方生著，看著荒蕪不堪，竟是不知盡頭。

他有些納悶，心想除非是幹了好幾年，才會搞出這副模樣來。雙腳一踩，整個人站了起來，居高而望，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涼氣，發現官道四周的溝渠，竟大多都是這副模樣，溝裏的長草早就被凍死了，卻依然硬紮紮地立著，頑固的厲害，向天直刺...這樣的溝渠，怎麼能灌溉？那春種的時候怎麼辦？

範閑從北齊回國時，一路所見慶國的水利灌溉系統還算完備，這江南之地，富甲天下，怎麼反而沒有錢去整修溝渠？難道那些地都不用種？

從京都跟他一路出來的監察院四處官員，瞧出了提司大人臉上的不豫，拍馬上前解釋道：“也就是這塊兒荒廢些，蘇杭那邊斷不是這副模樣。”

範閑皺眉說道：“江南當然不缺糧，這塊兒主要是地薄，勞力又被內庫索了太多。”他無奈苦笑兩聲，沒有繼續說話。

眾人沉默沿著荒草叢生的溝渠前行，從沙州出來有些天了，一路慢慢搖著，卻也快近了杭州，一行人都有些疲憊，範閑也沒太多心思去玩一路督查、微服私訪的戲碼。

“後麵的車跟上來！”

那名四處官員姓伍名麥，自從蘇文茂留在了船上後，這一行人的後勤安排與整隊工作都交給他了。

他看出提司的心情不好，不好多嘴，隻得命令後麵的人跟緊一些，這幾輛不起眼的馬車裏高手倒是極多，問題卻在於六處劍手和虎衛們都不是過日子的主兒，單人玩暗殺都是老手，要他們鑽進溝裏的長草不食不飲趕到杭州都沒問題，但要他們搞零團費旅遊，便顯得有些沒精神。

尤其是在沙州城外七十多裏的地方，本來人數不多的一行人，卻在一處山腳下買了四五個插草標的小丫頭，愈發顯得有些拖遝，像極了出遊的富家隊伍。

說到那次買人，也是令範閑很吃驚的一次遭遇，如今慶國號稱盛世，他根本沒有想到，在江南之地，居然還有這種因為快餓死，而要賣掉自己子女的事情，雖說那些可憐的人都是從江北流徙而至，但範閑依然有些鬱悶。

他們一行人是暗中潛往杭州，並不好帶這些人，而且範閑本身也是個性情冷漠的人，最後還是三皇子不忍的發了話，思思才滿心歡愉地拿了十幾兩銀子，買了五個小丫頭，丫頭們的父母們千恩萬謝，眼淚直流地離開後，範閑算是默認了這個事實。

這一行人太顯眼，一翩翩貴公子、一窮酸書生、一鼻孔朝天傲氣小孩、一得體大方的高門丫環，十幾名強大的護衛，有心人總能猜到範閑的身份，如今多了幾個小丫頭，也算是個小偽裝，範閑這般勸說自己。

又過數日，官道平整如鏡，道路兩邊冬樹尤挺，繁華之景突如其來地來到這一行人的麵前，看著熱鬧的道路，行人們光鮮的衣著，遠處隱約可見的青青城牆，眾人這才意識到，原來杭州就這樣輕輕鬆鬆地到了。

範閑坐於馬上，一揮馬鞭，意氣風發說道：“入城，咱們找宋嫂去！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

